



撩水草

陈连清/文

横峰及周边的水网地带的河中，生长着许多水生植物。有些植物植根于河底：有的像岸上的一株草，叶片如木耳似的在河中摇摇晃晃；有的像一根葱，从河底伸出水面东张西望；有的似一条一条带子，如河床长出头发一般。而漂浮在水面的植物也数不胜数，有浮萍、浮莲、水葫芦、革命草。水湄边上，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的有辣蓼、菖蒲、莞草等。呵，一河水面，各种植物各占其位，各得其所，清清莞河，尽显生命的蓬勃风姿。

水中的植物都是宝，有当作经济作物的，如河菱、莲，有用作饲料的，更多的作为肥料。长在河底的带状的草，在适应的水域长得很多，是肥田的上乘肥料。

我在队里劳动时，常随社员一起四处撩水草。水草有多种，主要的有苦草。苦草俗称面条草、龙须草、扁担草，是水生草本植物。它具匍匐茎，叶基生，叶片狭长如带状，叶片长度随水位深浅而有差别，叶片碧绿半透明状，亭亭玉立于水中。它对水质的适应性较强，喜弱碱性水质，不喜高温，耐寒，喜光。还有一种卷叶龙须草：叶形也似带，但是旋转式向上生长，非常整齐地似波浪形直立于水中，非常别致美观。它要求较多的光照，但不喜高温，适宜温度24℃。我们所撩的水草就是它们，以苦草为主。

撩水草是用两根竹竿往水里压，双手捏住两根竹竿的顶端，将向河中的另一端敞开，形成扇状；然后，用两根竹竿在水底缠住水草并用力翻卷，将敞开的两根竹竿慢慢靠拢；当竹竿缠住很多水草，接近合拢时，用力翻卷，往上提拉，一堆水草就上船了。水草大多长在河床腰部，我们就在齐腰深的水位操作；深的地方，还要游过去，沉下去，扎着猛子在水下作业，常常会呛着水，怪难受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我们选了良辰吉日，带上蓑衣斗笠，驱船去打捞水草。两只农船，十几个人，每船三把桨，飞也似的迎着朝阳出发了。船过二十七亩渚、洋江河，进入了月河河段。我一看，河床上长满了水草，那草似一条条带子，狭长，嫩绿；水清清的，缓缓流淌，草随水的流动，晃悠着身子，活像街上新开业的门店前的氢气球广告人，俯仰起伏，摇头晃脑。这是多么诱人的肥料啊！我

扑通一声跳下河去，河水乍暖还凉，霎时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后，许多伙伴如青蛙跳水一样蹿入河中。晌午时分，我们在船上做饭。做饭用缸灶柴爿，炊烟从河道升起，升腾成了一首诗一幅画，似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下午二三点钟，已撩了半船。船向前摇去，在五里泾水域也有一些收获，但尚未满。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是那时的豪言壮语。

晚上，我们决定在江洋八份安营扎寨，明天再战。睡的地方是一个生产队的仓库屋前。吃过饭，我们渐次躺下，欲好好睡一觉，驱赶白天一整天泡在水里的湿气和疲劳。谁知疲劳未能驱赶，而是忙着驱赶蚊子，弄得更加精疲力竭。开始，受到蚊子的零星叮咬，还可用手拍打；半小时后，越来越多的蚊子轮番进攻，双手拍打根本无济于事，那成群结队的蚊子难以抵挡。蚊子群起而攻之，拍了手上，顾不上脚上；顾了手足，顾不上头脸和肩背。四处受敌，我们干脆站起来拍打，顾此失彼，人也像跳舞似的。后来，实在无法忍受，拿蓑衣来盖，蚊子照样钻进来，更觉又痛又痒又热，一直折腾到天明。这晚创下了我人生中被蚊子叮咬的吉尼斯纪录。

次日，两船又三桨齐发，奔向路桥的螺洋水域，在那里撩满了船，才班师回朝。回到月河，已是夕阳西下，横峰山倒映河中，晚霞映红了江面，半江瑟瑟半江红。我们每个人，看着一船满满的水草，脸上像喝醉了似的红扑扑，也像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绽开了幸福的微笑。

有时我想，人生不就是放大了的撩水草？为了追逐那株迷人的水草，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撩的业绩如何，自己无法决定，许多时候客观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撩多也好，撩少也罢，结果已不是十分重要，只要撩的过程努力了，也就无愧于心了。

魅力湘西

胡敬/文

飞机抵达长沙上空时，红红的落日宛如一个巨大的圆盘，静静地悬挂在天边。此时的它没有了咄咄逼人的光芒，却有一种安静的平和，仿佛慈眉善目的老人，满怀悲悯地俯瞰众生。这样的景象转瞬即逝，透过舷窗与机翼形成的夹角，我拍下了它即将坠入云层的半张脸。

我们将在长沙停留一晚，第二天奔赴湘西。

到达凤凰古城时，华灯初上，沱江两岸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两旁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尽显繁华。沿江岸缓步前行，隔江传来一阵悦耳的箫声，是《仙剑》主题曲，配以幽深的奇峰怪石、婆娑树影，竟好似穿越到了奇幻的仙侠时代。恰逢一名美丽的女子，着黑色苗服，配银制首饰，握一盏古旧马灯，从上方古宅款款下行，古典、优雅，让人过目难忘。她在拍照，或拍视频，或直播，一个灯光师、一个摄影师正鞍前马后地忙碌着。

夜幕下的凤凰古城，类似的拍客不计其数，只为在此留下点蛛丝马迹。不久，我们也加入拍摄大军，在潺潺流水的沱江岸边，在雕栏画栋，在勾栏瓦舍，身着苗服，体验了一回苗家姑娘的风姿。我们的摄影师是一位小个子中年男人，一手拎道具包，包里装着会发光的月亮灯、塑料花篮、绢花、油纸伞等各种小物件，还有一盏用于打光的落地灯，另一手拿着单反相机。看得出来，他并不是很专业，或许只是业余爱好摄影，或者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他没有灯光师，也不考虑拍照的背景、配色，更不用说意境这类更高层次的东西。他一个人拿着家当跑前跑后，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教我们拿道具，摆姿势，眼神、动作、腿、臀、腰线。他很努力地为我们示范。我看着这个时而翘兰花指，时而昂首望天，时而提臀摆腰的中年男人，觉得有点好笑，也有点感动。诚然，这是他的职业，是他养家糊口的饭碗，但每个努力的人都应该被尊重。他接我们单的时候，刚拍外景回来，甚至没有进屋喝口水，就又带着我们匆匆出发了。拍完我们四人，回到店里，还有下一拨游客等着他，而此时已近午夜。

湘西的重头戏在张家界。我们到达张家界的时候，天气变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虽然知道看山要靠运气，导游再三强调那边多雨，一年365天，至少200天下雨，整个十一黄金周，张家界全部笼罩在雨雾中，但一想到前两天晴空万里，却走了些无关痛痒的景点，还是有点意难平。

上山的前一晚，下了整夜的雨，早上起来依然未停。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接受它，面对它。到了景点入口，大家下车买了雨披、鞋套，全副武装之后，我们上了景区的接驳车，进山。

雨依旧滴滴答答个不停，大家的心情却没有受很大影响，说笑间，我们来到了世界第一天梯百龙观光电梯入口。这部天梯的垂直高度为328米，建成之后，曾获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观光电梯，世界上最高的双层观光电梯，世界载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观光电梯等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此时从下往上看，它被笼罩在雨雾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出来啦！出来啦！人群中突然爆发一阵欢呼，抬眼望去，果然，百龙天梯影影绰绰露出了部分轮廓。人群开始沸腾，导游趁热打铁：你们今天上山，可能遭遇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比较糟糕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们足够好运，等到云开雾散，你们就能欣赏到绝美的烟雨张家界。这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会是那个幸运儿吗？每个人都暗自祈祷。

乘百龙天梯上山后，我们得偿所愿，欣赏到了如同水墨画一般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烟雨张家界。那些云啊，雾啊，是会流动的，前一分钟还把山峰、岩石、草木遮盖得严严实实，后一分钟就随风飘散了。那些奇峰异石、奇花异草突然就呈现在眼前，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薄雾缠绕，宛如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娇羞少女，又似悄悄掀开红盖头、水嫩嫩娇滴滴的新娘。迷魂台已让人赞叹不已，哈利路亚山（电影《阿凡达》取景之地）更是让人仿佛来到了美丽的潘多拉星球，轻烟薄雾的背后依稀隐藏着美丽的涅提妮和帅气的杰克，似乎下一秒他们就要走出银幕，来到我们面前。

在啧啧的赞叹声中，人们流连忘返。手机不能停，相机不能停。路过连心桥，恰好对面的山峰云开雾散，我们四人想拍个合影。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瞅准一位大哥，我走过去对他说：帅哥，能麻烦你帮我们拍个照吗？他没反应，我以为太吵了听不见，拿手机截屏，并把手机递给他：麻烦帮我们拍个合影好吗？他茫然地接过手机，见我们在他面前一字排开并摆出POSE，才会意一笑，举起手机对准我们：碗，兔，瑞斯……我才明白，原来他不是中国人，难怪刚才对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拿出手机的时候，我说了句三克油，他笑着回我一个大拇指，算是一次有效沟通了。

想起早晨酒店用早餐，餐厅座无虚席，到处找不到座位，见一位老先生独自坐了个四人位，我们走过去问他：

请问这儿有人吗？老先生也是一副茫然的表情，以为他没听清，再问一遍：我们可以坐这儿吗？他冲我们直摆手，以为他还有同伴，我们就离开了。现在想来，也许他摆手的意思是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谁知道呢？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老先生也不是中国人。

张家界有很多外国人，亚洲人居多，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国都有，其中韩国人最多。张家界涉外酒店、景点介绍、路标、指示牌等，都是一排中文，一排韩文。我们在森林公园遇到不止一个韩国团队，后来在黄龙洞，还与一个韩国团队同船共渡。想起之前去敦煌、莫高窟，指示牌上一排中文、一排英文，还有一排韩文，韩国人走那条线的也很多。

6天的行程很快结束。返程时，我与小伙伴们相约，下次寻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直奔张家界，看看晴空下的迷魂台和哈利路亚山。

黄昏时分

戴志伟

黄昏有着橘红色的芬芳
人们在清冬里擦肩 相爱或是相忘
听着老树的沉吟
和云朵被推动的声音
在静谧和平中
于是一株苍兰
在凜凜的微光里进行爱的光合

今晚我在天玺

残苑

今晚我在天玺
卸去盐晶洗净汗渍
忽略台风预警顶着风暴
错杂南腔北调我用温岭土话
相迎川妹子、湘妹子、江西老俵
河南中始终不忘先祖传承
以海的名义纳百川
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团队
走过东门头，绕道城洞门
直指北门街聚集天地气象
权力和尊重，一种荣耀象征
我亮出身份和品牌，在沉浮中
八方汇聚天玺，这商机
庙会和美食节都是小儿科
粮管所桥边有临时的小吃摊
偏离新坦盐民区微乎其微
(注：天玺指的是位于松门镇的岭商天玺)

水乡江南，水样越剧

杨光武/文

2023年的农历十月初，江南水乡泽国镇西桐村田洋里公园里好戏连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光影以温暖的色温描绘出江南水乡小村庄美丽的轮廓：河流、小桥、住宅、小巷、田园、山与绿树。灯光星星点点，夜色朦胧，有山环抱、有水相拥的夜晚江南乡村，徜徉其中，梦幻而浪漫。而连续几夜的越剧演出正在田洋里公园的文化礼堂大舞台上如火如荼上演。

望戏（看戏）是许多温岭人的爱好。温岭，是出了名的越迷之乡。著名剧作家、戏曲理论家曲润海曾赋诗温岭：现代温岭市，一个戏窝子。遍地映山红，百万好戏痴。可见温岭这地方有多么喜欢戏。

温岭的乡村爱做戏，温岭人喜欢看戏。回回开戏，回回人多。这戏呢，就是承载着江南水乡气质与韵味，有着浙江地域文化代表性的越剧。每逢请越剧班子来村庄做戏，整个村庄就像过年般热闹闹腾，喜气洋洋。特别是那些阿公阿婆，锣鼓还没动静，戏台的前排便都已齐齐坐下。比如这次田洋里公园的文化礼堂大舞台上的越剧演出还未开始，台下早已是人山人海了。台下坐满了人，没凳子坐的人站着一排又一排，围得水泄不通。不一会儿，铿锵的锣鼓声，悦耳的曲子，优美的唱腔，从舞台上飘来。锣鼓一停，大幕拉开，角色出场。才子佳人，一串配乐时快时慢，声声唱腔婉约轻灵。轻吟浅唱间，水袖翩跹，云步轻点。台上唱得酣畅淋漓，台下听得如痴如醉。

连续几天演出，《打金枝》《梁山伯与祝英台》《五女拜寿》等经典剧目一台接一台。舞台上吹，拉，弹，奏，翻，打，念，唱，咿咿呀呀，提袍甩袖。看戏的人陶醉其中，一些上了年纪的戏迷直呼看得过瘾。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唱词风格典雅，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表演真切动人，与江南的文化沉淀一脉相承，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婉转柔情的越剧，乐曲悠扬，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花旦娉婷的步伐，甩着水袖的婀娜身段，丰富的表情与姿态，一喜一悲一抖神、一颦一笑一回眸，宛如涓涓细流，穿越时光，从古老的越国，流过江南的河流，流遍江南乡村的每个角落。越剧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打金枝》《西厢记》《红楼梦》《玉堂春》《碧玉簪》《五女拜寿》《祥林嫂》等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越剧的表达婉转幽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楼台会，缠绵悱恻，令人忧伤；《陆游与唐琬》里的浪迹天涯一段，荡气回肠，让观众的情绪跟着或急或慢的唱腔起伏起伏。水袖轻扬，莲步轻摇，一场接一场的越剧上演在水乡江南的各个舞台，唱不完的爱恨离合，演不完的相思柔情。

水乡江南，水路纵横交错，丘陵环绕，土壤肥沃。绍兴，古称会稽、越州，位于浙江中北部，简称越，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这片水韵悠悠的土地，孕育了婀娜似水的越剧。

越音袅袅，江南风韵，从山歌民谣到悠悠清韵，从落地唱书到女子科班。越剧起源于清末绍兴嵊县乡村，流行于江南的浙江、上海等地，初称绍兴戏、绍兴文戏，后取绍兴为古越国之意，改称越剧，在1925年9月17日《申报》广告上首次应用之后，沿用至今。越剧是我国五大剧种（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之一。越剧植根于浙江，它的舞美、唱腔与唱词等，无一不打上江南的烙印，与江南的文化沉淀



是一脉相承的。

水乡江南，水样的越剧。秀美江南乡村田洋里文化礼堂的舞台上，锣鼓喧天，看戏的人山人海。台上上演戏的激情四溢，又喊又唱，又哭又笑；台下的观众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心花怒放，笑声一片如雷鸣。唱戏，演戏，听戏，看戏，戏里戏外都是人生。喜与悲，苦与甜，善与恶，美与丑，成与败，坏与好，演的是历史，教育的是今人。这种用精练而有韵味的唱念做打，给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生动形象故事的戏曲，把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细细诉说，让人在嬉笑与热泪中受到启示，受到感染。

咿咿呀呀，咿咿呀呀！委婉细腻，韵味醇厚，曲调波澜起伏，情意真切。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越剧魅力，宛如一泓江南清水流淌在江南水乡的角角落落，流淌在无数喜爱戏曲的人心灵深处。